

父辈喜读的侦探小说

群众出版社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形形色色的案件

【苏】阿·阿达莫夫 ◎ 著 尹明华 李佑华 ◎ 译

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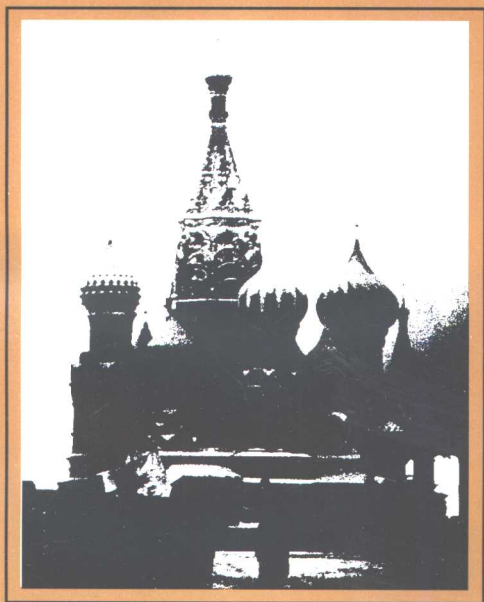


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

形形色色的案件

【苏】阿·阿达莫夫 ◎ 著

尹明华 李佑华 ◎ 译



群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形形色色的案件/(苏)阿达莫夫著;尹明华,李佑华
译.-2版.-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11
(世界侦探惊险名著文库)
ISBN 7-5014-1592-7

I. 形… I. ①阿… ②尹…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
苏联-现代②侦探小说-苏联-现代 IV. 1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253 号

版式设计:连 生

形形色色的案件

(苏)阿·阿达莫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258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014-1592-7/I·628 定价:16.30 元

印数:0001—6000 册

序

凌 继 尧

侦探小说是通俗文学中的一种体裁。《苏联百科词典》把侦探小说定义为“描述破案过程的小说”。它起源于19世纪中期。在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警察体制已经建立，出现了以破案为职业的侦探。于是，描写侦探活动的小说也就应运而生。

侦探小说在国外拥有广大的读者，在美国差不多占每年图书销售量的四分之一。侦探小说为广大读者所喜爱，不仅仅由于它情节曲折、气氛紧张、具有消遣娱乐作用，也不仅仅由于它扶正压邪、惩恶扬善、具有道德教育作用，而且由于侦探小说的阅读行为是读者积极参与的一种共同创作行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不能像从一个水罐倒进另一个水罐的水一样，从作品转移到读者的头脑中。它得由读者本人再现和再造，这种再现和再造根据作品本身所给予的方向进行，但是最终结果取决于读者智力的、心灵的、精神的活动。侦探小说为读者和侦探提供了同样的案情线索和破案机会，所以，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成为读者和侦探之间的一场智力竞赛。一位俄罗斯美学家指出：“面对同一部作品的两位读者，就像把各自的测深锤抛入海中的两位水手一样。每个人所能达到的深度，不超过测深锤的长度。”祝愿我们的读者像高明的水手那

样，把自己长长的测深锤抛入侦探文学的海洋中。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有侦探文学的特性，又有俄罗斯文学的共性。俄罗斯文学是世界文学中的瑰宝。在俄罗斯这个世界上幅员最大的国度里，发生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事件。在这里孕育出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不仅反映某些社会现象或自然现象，而且揭示它们的审美意义，表现作家对它们的审美关系，通过对它们的评价确立审美理想。透过俄罗斯侦探小说，我们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窥见俄罗斯的社会风貌和审美理想。

俄罗斯侦探小说既在世界侦探小说中、又在俄罗斯文学中占有一席之地。康熙皇帝于1708年下令创办俄罗斯文馆，培养俄语的口笔译人才。自1900年起，俄罗斯文学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传入中国。五四运动以来，我国翻译出版了大量的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作品，其中也包括部分侦探小说。但是，像群众出版社这样，制定周密的计划，遴选精品佳作，出版俄罗斯侦探小说系列丛书，这种可贵的尝试还很少见到。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外国侦探小说发展的新趋向。传统侦探小说具有自己固定的模式，其结构一般包括四部分：神秘的环境、严密的情节、人物之间的关系、特定的故事背景。现代侦探小说在结构上仍然恪守这种模式，然而在内容上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犯罪手段日益科技化、智能化，作案方式更加隐蔽，案犯流动性大，这些都增加了破案的难度。然而另一方面，这也为侦探提供了施展自己的大智大勇的更加广阔的舞台。

主要人物表

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尔舒诺夫（谢廖沙，谢辽申卡）——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少尉侦查员。

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科尔舒诺夫——谢尔盖之父，会计师。

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科尔舒诺娃——谢尔盖之母。

叶莲娜·奥斯摩洛芙斯卡雅（莲娜，莲诺奇卡）——谢尔盖之女友，电影学院学生。

依里亚·格利哥里耶维奇·西兰契耶夫——莫斯科刑侦局局长。

吉奥尔基·弗拉基米诺维奇·桑德列尔——莫斯科刑侦局副局长。

伊万·华西里耶维奇·左托夫——莫斯科刑侦局之科长。

科斯加·格朗宁——莫斯科刑侦局上尉侦查员。

罗巴诺夫（萨沙）——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沃龙错夫（维克多）——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查别林（谢明）——莫斯科刑侦局侦查员。

特维尔多赫列波夫——莫斯科刑侦局警犬教练员。

尼坎诺尔·伊万诺维奇·阿莫索夫——某工厂之工长。

柳芭·阿莫索娃——工长之女，被害者。

瓦伦丁娜（瓦利雅）·阿莫索娃——工长之侄女，工厂女工。

斯拉夫卡·格列洛夫——匪徒，电影学院学生，柳芭之男友。

科尔卡·查依契柯夫——司机。

彼得·格沃司捷夫（别契卡）——工人，治安积极分子。

安东·查哈洛维奇·舒宾斯基——建筑工程师。

佛洛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乌格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军官。

格里高利耶夫·库兹米奇（绰号“老爷子”及“老板”）——匪伙首领。

沙伏龙·罗什金——惯匪。

基特——惯匪。

雅可夫·费多罗维奇·库普采维奇——匪伙成员。

伏瓦·茹布科夫——匪伙成员，俱乐部工作人员。

奥列格·密尔察洛夫——电影放映员，投机商人。

卓娅·罗什金娜——罗什金之妹，匪伙成员，女招待。

米佳·涅维洛夫——工人，匪伙成员。

阿尔诺尔德——电影学院学生，反动学生小集团首领。

依果尔·别列斯维多夫——中学生，匪伙成员。

费舍沃洛特·安德烈也维奇·别列斯维多夫——依果尔之父。

罗莎·伊凡诺芙娜·别列斯维多娃——依果尔之母。

华西里·丘尔金——司机。

皮特（化名依万·乌特金，原名瓦西里）——帝国主义间谍。

目 录

第一章	谢尔盖拿定了主意	(1)
第二章	错综复杂的案件	(24)
第三章	初遇沙伏龙·罗什金	(64)
第四章	“小燕”咖啡馆	(102)
第五章	追寻新的线索	(128)
第六章	奇怪的房客	(173)
第七章	一个叫乌特金的人	(217)
第八章	事件在发展	(255)
第九章	结局	(304)

第一章 谢尔盖拿定了主意

初春的时候，军官、共青团员谢尔盖·科尔舒诺夫从德国复员归来，返回故里。

车窗外，一幅接着一幅地展现了旧日所熟悉的莫斯科近郊的风景。

在那危机四伏的严酷年代里，每逢就寝的当儿（起初在亲爱的苏维埃祖国国土上，后来在异国他乡），谢尔盖曾多少次憧憬过重返莫斯科的这一刻的情景啊！可是，当时他觉得这时刻离得太远，遥遥无期，有时甚至感到这是无法实现的。现在，这个时刻来到了，眼看就要到了——列车已经驶近莫斯科了！

近郊的车站一个一个地闪了过去。在其中的一个车站附近，有辆封闭式的大货车正沿着压平的道路缓慢地行驶着，车身上标着醒目的斜体字：“美味食品公司”。

“你们瞧！你们瞧！”有位乘客快活地叫了起来。

在一处高大的门牌坊上挂着横幅招牌：“集体农庄市场”。郊区的电车在这里来来往往疾驰而过。前面，在天寒地冻的蔚蓝色远方，现出无数的工厂烟囱，灰白色的烟尘正从烟囱里袅袅升起。

这时，车轮在道岔上撞得当啷作响。纵横交错的铁路从这儿通向四面八方。在木栅栏外面的几幢高层的灰色楼房之间，闪过一辆又一辆红色车厢的电车。

突然，列车广播员郑重其事的声音响彻了各节车厢：“列车即将到达我们祖国的首都——莫斯科了！”谢尔盖顿时感觉到自己的

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嗓门发干。他用那双不听使唤的手勉强穿上了军大衣。

在形形色色而又乱哄哄的迎候亲友的人群里，谢尔盖没有立刻找到来迎接自己的亲人。他提着皮箱，独自伫立了一会儿，不停地向四面张望着。

猛然间，谢尔盖在人群里发现了自己的母亲。她消瘦了，帽子下面露出了斑斑白发。她由一个穿着鲜红色时髦皮大衣的高身材姑娘搀着，从人群中挤了过来。在她们后面，出现了一顶黑色皮帽和父亲那张圆圆的、因寒冷与激动而发红的脸。

“妈妈！”谢尔盖迫不及待地叫了起来。

回家后的最初几天，谢尔盖陶醉在舒适而闲散的生活中，尽情享受充满了温馨的天伦之乐。母亲为他准备了最可口的、他从小就爱吃的菜肴。她的那双手关切地抚遍了他的所有东西。仿佛仅仅在一小时之前他才从学校里回来，收拾过自己的书桌似的。他甚至好像从未经历过处于烽火前线中的莫斯科城内饥寒逼人的冬天，既没有在遥远的乌拉尔某个小城里度过的三年流亡生活，也没有随之而来的战后年代。这一切似乎全不曾有过似的。曾几何时，在如今放书桌的地方，当初却放着一口沉重的包了铁皮的大木箱。从疏散地区回来后，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本想把这口大箱子移到前厅去，可是箱子像是生了根似的怎么也搬不动，他只好作罢。直到前不久，接到谢尔盖的电报后，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决定，在儿子到家以前，一定要把他的书桌放回老地方。有一天，等妻子出门后，他又重新鼓起一股劲头，搬起箱子来。他那为迎接儿子归来赶快作好准备的愿望是那么强烈，使得搬不动的大箱子也终于让步了。巴维尔·阿法纳西耶维奇忙碌了好久，才一切就绪。当妻子回家来时，他虽然累得气喘吁吁，却感到心满意足，忍不住得意洋洋地说：

“孩子他妈，快把谢廖沙^①的桌子给放上吧，地方已经腾出来了。”

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急得双手一拍，责备地说：

“唉，你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

现在，谢尔盖坐在自己那张仔细铺垫了新彩纸的书桌旁，无限感慨地注视着他所熟悉的、已经被擦拭得十分洁净透明的墨水瓶，注视着安上了闪闪发光的新笔尖的旧钢笔杆和插在木笔筒里的几支仔细削过、但却削得不尖的铅笔。谢尔盖在抽屉里发现了自己的中学毕业证书。他珍惜地把它拿了很久，浏览各科成绩表，谛视教员的签名，好容易才回想起他们的姓名。当他回忆起很久很久以前那种无忧无虑、充满欢乐的情景时，脸上不由得浮起一丝笑意。

在最初的日子里，谢尔盖每逢外出时，心里就会涌起一股强烈的要求：必须尽快地投入这几乎已经完全生疏了的、沸腾的莫斯科的生活里去。他离开家时总是那么激动，仿佛是要和一个亲近的、爱慕的人约会，而对方变化很大，出现了许多新东西，这一切都需要快一点弄清楚，快一点适应、理解。

差不多每天傍晚，他都要给莲娜打电话。他和她在车站上相会的那一幕，竟然与谢尔盖原本想象的完全不同。他曾想去拥抱她，就像拥抱父母一样。“她本来就是我的未婚妻嘛！”他在心中对自己说。可能周围的人也以为他会这样做。但莲娜只是不好意思地伸出一只手来，谢尔盖也只好握了握她的手就算了。他在信里给她写过的那些话，当时都难以说出口来。而且，就连当天晚上只剩下他们两个人时，他俩的第一次谈心，结果也是颇为出人意料的。

^① 谢尔盖的爱称。——译者注

“你该进高等学校学习去，谢廖沙。”莲娜说，“只是进哪一所呢？你决定了没有？”

谢尔盖心事重重地回答说：

“莲诺奇卡^①，我打算工作。因为我应该帮助家里。至于学习嘛……当然，我也想去学习。”

“不，不，一定得去学习！”莲娜激烈地反对说，“应该受完高等教育！那么，说说看，你想要干哪一行？”

“我自己还没拿定主意呢，曾经有过一个想法——学法律，将来当预审员，这种工作很适合我的性格。但总而言之，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才好！还得考虑考虑。”

“瞧，你不是已经考虑过了吗，就是说，进法律学院？”

“怎么，能这样草率地决定吗？”谢尔盖笑了。

“啊，当然可以。”

“好吧，”谢尔盖快活地答应说，“那干脆，我也到你们学院去，将来当个电影演员。我很想出点风头，做个名人。”

“嗯，不过，当演员要有天才。”莲娜委婉地反驳说，“此外，还要有全面的发展和内在的素质、修养……”

“哼，就你懂！”谢尔盖突然冒火了。

“别生气，谢辽申卡^②！”莲娜连忙柔声道歉。她一边用手抚摩他的头发，一边不安地补充说：“我说的根本……根本不是那个意思，请原谅我！”

以后的几天，谢尔盖带着莲娜上剧院去看演出，又一道参加了音乐会。

有一天白天，他打电话给莲娜，想约她去看电影，因为这天她没有课。

① 莲娜的爱称。——译者注

② 谢尔盖的爱称。——译者注

“找莲诺奇卡吗？她……她在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家。”
莲娜家的小保姆玛露霞用迟疑不定的口吻回答说。

“她是谁？是女裁缝吗？”谢尔盖不高兴地问。

“不，您怎么啦！女裁缝是普拉斯科芙雅·谢尔盖耶芙娜，而这位是我们的邻居，就住在我们对门，隔一块空地，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太太。她一直有病。莲诺奇卡常上她那儿去。今天也是一清早就去了。莲娜给她念的所有的旧信，都是她儿子从前在战争中寄来的，她儿子牺牲了……怎么样，要把莲娜叫回来吗？我这就去。”

“怎么，关于这位老太太的事，她一点儿也没有跟我提起过？”

“她是不好意思。”玛露霞压低声音飞快地说，“凡是她的女友们，或者那些年轻人问起她上哪儿去了的时候，她总是回答说上女裁缝那儿去了，再不然就说上什么……展览会去了。她吩咐我也照样回答。这话我只敢跟您说。”

“那为什么你就敢跟我说呢？”谢尔盖笑了起来。

玛露霞有点发窘，沉默了片刻后，听筒里又响起了她的声音，但已经信心十足，略带笑意了：

“当然喽，您和那些人不一样，对您可以直言不讳嘛。怎么样，要去叫莲诺奇卡吗？”

“算了，不用了。等一会儿我再打电话来。”谢尔盖沉吟着说，随即挂上了话筒。

晚上，他俩上电影院去了。

散场出来以后，他俩默默地走了一会儿，各自想着心事。后来，谢尔盖问道：

“你常到一位生病的老太太家里去是不是？常给她念信是吧？”

“我？谁跟你说的？”莲娜脸红了，不大自然地笑了起来，“想都没有想过的事。”

“嘿，你真傻，莲诺奇卡！”谢尔盖笑了起来，“好像生怕表现

出优点来似的。”

作为回答，莲娜默不作声地瞧了他一眼，突然又微微一笑，完全像个孩子似的，慌乱而又信赖地一笑。谢尔盖注意到了她的目光，也看到了她的笑容，他心里猛地涌起一种异乎寻常的柔情蜜意。他紧紧地握住莲娜的手，靠向自己，同时身不由己地加快了脚步。这一瞬间，他的心中感到无比舒畅。

“好吧，就算我顺便到邻居家去过吧，”莲娜若有所思地说，“那真是个可怜的人！不久前她的儿子在柏林牺牲了。她现在落得孤苦伶仃。你想想，这是多么可怕啊！战争早已结束了，而她的儿子却牺牲了。”

“他是怎么牺牲的？”

“不知道，详细情况谁也不知道。他在驻德占领军中服役，可是在复员前夕突然失踪了，后来发现他被人杀害了。据那位团副政委给普拉斯科芙雅·奥西波芙娜的信上讲，这是苏联和德国人民的敌人干的卑鄙勾当。”

“当然，那儿还有残余匪徒，”谢尔盖肯定说，“还没有把他们消灭干净。同时，自然还有从西方潜伏进来的家伙，不过要想让我们的士兵……”

“谢廖沙，讲讲吧，你们在那边是怎么生活的？”

他们走到了高尔基大街上，莲娜提议绕到一家咖啡馆去用晚餐。

谢尔盖本来很开心，因为有许多男人都特别注意莲娜。可是后来却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原来，在咖啡馆里，他发觉，莲娜不时寻视着向她投来的目光，有时还不自然、不合时宜地对那目光报以微笑。不知为什么，莲娜忽然吸起烟来。他甚至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再显示一下自己裸露着的美丽的手臂。由于这一切，谢尔盖越来越感到不自在了。所以，当莲娜邀他到她们学院去参加晚会时，他竟意外地断然加以拒绝了。莲娜委屈地撅起了

嘴，但转眼间好像想起了什么事情，又微笑起来。她开始叙说，导演巴兰诺夫为了拍一部新影片，准备从她那个班的学生中挑选几个人，她非常担心自己能否被选上。

“不过，我还是很有希望被选上的，”莲娜最后叹了一口气说道，“我有很好的外部条件。”

“可是内在的呢？”谢尔盖嘟哝道。

“哎，你还是那么天真，谢辽申卡。”莲娜忍不住大笑起来，接着又往四下里望了望。

就在那几天，谢尔盖去过军事委员会和共青团区委会。区团委书记是一位身材矮壮，额头突出的小伙子，头戴一顶宽檐帽，身穿一件蓝色短上衣。他热情地和谢尔盖握了握手，好像和老朋友谈话似地说道：

“坐吧，谢尔盖。随便谈谈吧，情况怎么样？”

“谈些什么呢？”谢尔盖笑了笑，“谈谈怎样打仗吗？那是老早以前的事了。谈谈我们在德国过得怎样吗？这谈起来未免太枯燥了。”

“最后一段时期你是连里的共青团小组长吗？”

“不错。”

“听着，谢尔盖，你知道我要对你说什么吗？”团委书记兴奋地说，“来吧，老弟，来干团的工作吧，好吗？”

“这件事需要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现在先去休息，好好地想一想。”

三天以后，突然有人打电话来，叫谢尔盖去见区党委第一书记。

“您不是弄错了吧？”谢尔盖把听筒紧贴在耳朵上，又问了一句，“也许是叫我去见区团委书记吧？”

“不是，不是，谢尔盖同志，”传来一个响亮的女人的声音，

“就是叫你上区党委第一书记沃洛霍夫同志那儿去。记住，时间是明天下午三点钟。听明白了吗？”

“是。明天十五点整我准时到沃洛霍夫同志那里去。”

谢尔盖挂上了话筒，惊奇地望了母亲一眼。

“真有意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咳，管他呢，到时候自然会明白。”他作了一个哲学式的结论后，又重新埋头看书。

“你怎么好久没有给莲娜打电话了？”玛丽亚·伊格纳契耶芙娜说道，“去吧，她一定会闷得慌的。”

“不一定吧，妈妈，”谢尔盖眼睛不离开书本，闷声闷气地说，“她周围有那么多有天才的小伙子……而且都是全面发展又有修养的！她从来也不会闷得慌的。”

“你在说些什么呀？”玛丽亚惊讶地说，“难道不觉得害臊吗？”

“这不是我说的！”谢尔盖气恼地顶了一句，“这是前两天莲娜自己跟我这样说的。”

“你先别忙见怪，好儿子，也许，你误解了她的话？她等了你多少日子，而你刚一回来，就见怪了。”

谢尔盖什么话也没有说。可是，当天晚上还是给莲娜去了电话。当他听见她那快活的声音的时候，心儿就不由自主地剧烈跳动起来。在咖啡馆里所引起的苦恼和烦闷，一刹那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谢尔盖不再把它记在心上，他的整个身心都投入到再度汹涌起来的感情暖流中去了。他立即欣然同意和莲娜一道到电影之家去，参加对一部外国新影片的观赏和讨论。

第二天，谢尔盖在指定时间来到了区党委会。

走进区委书记办公室，谢尔盖看见，在一张大写字台后面坐着一位胖胖的、头顶稍秃的人。他穿着一件蓝色军服上衣，左边衣袋上方挂着几枚勋章和一枚苏维埃代表证章。办公室的另一边放着一张铺着绿色绒毯的长会议桌。

穿军服上衣的人正和坐在对面圈椅上的人热烈地谈论着什